

# 四海之內

丹晨

五月，南京，傅雷研討會結束後餐敘，我有幸和《譯林》雜誌創始人李景端先生比肩而坐。我和他在二十多年前有過一面之緣，這次重見竟是相逢不相識了。然而，驚嘆之後就是老友重逢。我常讀到他寫的文章，篇篇都有衝勁。這會，在餐桌上，也是他最活躍健談，聲如洪鐘，豪爽親和。

坐在我們對面的三位來自台灣的學者，都是留學法國的博士，研究法國文學、歷史的專家，但都很年輕，說話儒雅謙和，雖是初識，卻無陌生感。敘談間，李兄與對面一位女學者發現他們竟是同鄉，於是就用閩南語隔著桌子開講起來，十分熟絡。俗話說：「老鄉遇老鄉，兩眼淚汪汪。」這是鄉情的自然流露。李兄還講到去台灣訪問的觀感，與台灣文藝界交往的情況。他還說到他曾陪同林青霞去拜過過季羨林、楊絳等老人，寄贈過許多圖書給林，林大為開心，寄贈他一箱子衣服……旁邊另一位女學者對他們的鄉情洋溢微笑著說：「我都嫉妒你們了！」

兩岸來往已經二十年了，人們一點感覺不到什麼間隔。就像現在，因為傅雷先生的文化遺澤，四面八方的學者會聚一堂，切磋學問，暢敘心得，那融融的情意，使人無法想像同胞手足怎麼會視若仇敵，兵戎相見呢！當然，大家也談及彼此的文化習俗有異同，也會有誤讀。我插嘴說：我也給你們講一個笑話。那年我去台灣訪問，也是在這樣餐敘的歡聲笑語時，有一位台灣朋友說：「你們共匪……哇！

對不起對不起……我們過去這樣說慣了，對不起對不起……」我的話聲未落地，餐桌上的朋友早就笑成一團了！其實當時那位朋友說這話時，也是引得人們大笑。我選說：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那時我們說你們是蔣匪幫……」這些可怕的指控，人們聽來成了笑話。

我說這個笑話已是歷史，但還有我自己的隱痛。家父就是在四九年離開大陸去台灣的。他一生在輪船上服務，那時四十剛出頭，隨著招商局輪船被迫離開鄉井，拋妻別子，飄泊在北海，一別成永訣。十一年後在高雄病故。「文革」時有一個造反派小頭頭貼大字報，說要揪我這個「蔣匪亡魂」的孝子賢孫。我就責問他：「照你這樣說，台灣二千多萬老百姓都是「蔣匪」了?!」他想狡辯卻張口結舌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。

現在，餐敘中那種和煦溫暖的氛圍，那種濃濃的同胞情、同鄉情，同行情……與斯殺、爭鬥完全是兩個世界，這才是人性向善的本源。這時，傅雷先生的哲嗣傅敏夫婦來敬酒，李景端看著傅敏太太陳哲明一副陌生的樣子，我開玩笑說：「這是我小妹。」李兄有點將信將疑。我說可問傅敏。傅敏在一旁早就幽默地笑著說「是」。再過一會，華東師大陳子善教授過來碰杯，他和李兄熟悉，我又開玩笑說：「他是我的小弟。」子善也幽默地說：「是啊！」這次李兄就不當真了。當然這只是玩笑，我仗著虛長他們許多歲，倚老賣老而已。但是中國人習慣講同姓同宗，五百年前是一家。所以我的玩笑也算是事出有因。我和傅敏夫婦是近些年相識相知的。我和子善認識二十多年，往來不多，偶然相見就能傾心相談。人類心靈的沃野，在正常的陽光雨露的滋養下，生長的一定是善、愛、和平……之花，相互之間理應容易溝通理解友好相處的。

在我左邊鄰座是一位老外，大概三十多歲，蓄著一部濃密的鬍子，戴著眼鏡，也是非常儒雅文氣。我看他的酒杯空了，好像他意猶未盡似的。我說：「再要一瓶吧！」說著我正要站起身，他把我阻止了，輕聲說：「我自己來！」他像在自己家裡一樣熟絡，找了服務員要了一瓶，給桌上人們一一加滿，然後再給自己斟滿。他是比利時魯汶大學雷納特·比赫特教授。我問他的中文是哪裡學的？大陸？「不是。」台灣？「不是。」香港？「不是。」那是哪裡呢？他說：「就在比利時。」啊！學的真不錯，漢語講得那麼好，一點洋腔都沒有。他很高興，很有禮貌地謝我的誇獎。再深談下去，知道他的太太原籍是中國丹東。我說：「我去過，是個好地方。在鴨綠江邊，有一座大鐵橋，橋那半邊就是朝鮮。」他點頭說：「是，是！」顯然他已經非常熟悉那地方了。忽然，我想起說：「啊！怪不得，你的漢語說的那麼好，因為你有一位家庭教師，一對一的教你……」他幽默地點頭笑稱「是」；還說，會後還要去看望他岳父。他笑的那麼燦爛，一臉幸福的樣子。

後來，我問他對中國的觀感。他很敏感地馬上聯繫到西藏，迎聖火這些事，說：「我不同意他們這樣做法。那是不對的。奧運會是很好的事情。」他說的很平和簡要，但是很誠懇。我想，我們常常因為一個或幾個西方人的話大喜或大怒，以為這就是整個西方世界。雷納特先生也是西方人，也是一個人，大概也值得我們一聽。

餐敘後，回到房間，電視裡正播放著四川抗震救災的新聞。今天五月十七日，地震第五天，全中國，全世界，都伸出了救援之手……我忽然想到現在流行「國學熱」，不知人們是否記得孔老夫子的弟子子夏曾說過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」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精粹，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有這樣寬闊的胸懷。當然，西方人也有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最後大合唱，用了席勒的詩《歡樂頌》作歌詞，傅雷在《貝多芬傳》將其譯成《擁抱啊，千千萬萬的生靈……」。我也看到過另一種譯法，索性譯成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，意思是一樣的。

# 北京奧運三題

黃統才

- (一) 零八聚焦十六天，風姿盡展五千年。快高強技人文奧，演繹五環史變遷。
- (二) 鳥巢科技百強身，水立方藍稀世珍。打造空前京奧運，和諧綠色最迷人！
- (三) 離弦利箭勇攻關，燃點激情奧運山。同一夢圓傳理想，祥雲雅脫何其艱！

5-7-08

## 賀香港協辦京奧馬術賽成功

迎來馬術賽香江，百載夢圓歡若狂。滅火躍金丹免勇，盛裝舞步履冰強。騰雲撥霧天驕驥，越障跨欄地驍驍。獵獵環旗龍虎會，維和競技放光芒。  
註①「弗」撲馬術語。指馬匹進入巔峰狀態。  
②「丹免」（即赤兔）、「履冰」、「驍驍」乃古今駿馬名。泛指參賽的中外良駒。「履冰」即「履冰之注」，是本港參賽馬之一。  
③「盛裝舞步」、「越障跨欄」是大會指定的比賽項目。

10-6-08



# 錢鍾書怎麼看《心史》真偽問題

陳福康



我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拙著《井中奇書考》（鄭思肖《心史》暨宋季明愛國詩文研究）的後記的最後，感謝了不少師友；但有兩位先生，錢鍾書和程千帆的大名，我沒有寫上。錢、程兩位都對我研究鄭思肖《心史》有過鼓勵和幫助，但他們已去世，我忙寫上他們的尊名某些人會懷疑或嘲諷我「攀附」。

而且，當時我已「敏銳」地「發現」，錢先生對《心史》的真偽似乎很有顧慮。他的《宋詩選註》一書就不選鄭思肖的詩。他的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二書多處提到鄭思肖，但總是小心翼翼地迴避《心史》。（順便提及，被人稱為「二錢」的另一位錢仲聯先生，似乎也是如此。他長期居住在發現和初刻《心史》的蘇州，但在他編選的《宋詩三百首》書中不選《心史》，在他的《夢苕庵詩話》中也未提到《心史》。）

我曾請教過錢先生，《宋詩選註》何以不選鄭思肖的詩，是否認為《心史》是偽書？同時還冒昧地附去了考辨《心史》真偽的拙文。錢先生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在病中「力疾作報」，說：「當年未選鄭所南詩，憶為不喜其風調；至於《心史》是否即出《錦錢餘笑》等作者之手，初無定見。待細讀尊文後，當有啟發也。」我還曾將自己整理點校的《鄭思肖集》寄贈錢先生。遺憾的是，因為他老人家「老病無力」，後來沒有再來信談對《心史》的看法。

錢先生對晚輩非常客氣，扶病回信尤令我感動，不過，我對他「當年未選鄭所南詩」的解釋卻依然心存懷疑。錢先生逝世後，拙著《井中奇書考》第三三六頁寫到：我不能相信《心史》中那麼多好詩都入不了錢先生之目。恐怕還是因為眼前有「偽書說」之陰影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故未選錄也。我在拙著的註釋中進一步說：「我這樣『小人之心的』猜想，恐怕有點根據，再可舉一例：錢著《管錐編》第一五四則談歷史上的『正統論』，錢先生以『諸記』所及，列舉了唐代以後二十來位專論『正統』的學者名，以及他們的論著出處，卻偏偏沒有提及鄭思肖《心史》中很突出的《古今正統大論》。這不可能是博學強記的錢先生諸記未及，因為他提到的魏禧等人的文章中也都引用了鄭氏此論。另外，這恐怕也與錢先生的「家學」有關。錢先生父親錢基博所著《中國文學史》，就沒有提及鄭思肖《心史》。」

我至今仍是這樣想。而且還可補充兩件事。一是錢先生十分尊重的前輩、曾與他討論過詩學的著名詩人學者陳石遺，雖然與所南同為閩籍，但似乎從來不願或不敢提到《心史》。例如，在他所編選的有名的《宋詩菁華錄》中，一點也不涉及《心史》，只是引了鄭思肖集外的一首四言題蘭詩，而這首四言是根本不能與《心史》中的很多好詩相比的；在他所輯的《元詩紀事》卷三十一「宋遺老」中有鄭思肖，但也不提《心史》，只是輯錄了鄭思肖五句（首）詩，無一出自《心史》；在他

寫的《石遺室詩話》（及其續編）中，亦無一語談及《心史》，惟卷二記樊炎山贈其詩中有「選詩斷爛贗胎上，緹井幽光闡所南」句，但石遺對「緹井」之書未贊一詞。陳衍老先生的這種態度，對錢先生當有影響。

二是錢先生參與撰寫的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《中國文學史》（一九六二年出版），其中唐宋部分正是由錢先生負責主持的，在寫到鄭思肖時，僅說他「有《所南集》」，竟毫不提及《心史》。而在歷史學上，其實從來沒有過一本所謂《所南集》的書，只是在元人編印的鄭思肖父親鄭震的《清雋集》後，曾附有鄭思肖的《鄭所南先生文集》。而《鄭所南先生文集》只收了寥寥幾篇文章，沒有詩，而且這些文章全部作於入元二十多年後，因此根本不宜放在「宋代文學」部分寫！更奇怪的是，這部《中國文學史》引了鄭思肖的一首詩《送友人歸》，並給予較高的評價，然而這首詩卻偏偏正是出自該書小心翼翼要迴避的《心史》！

儘管如此，我還是一直希望能看到錢先生對《心史》的論述，和他對考辨《心史》真偽的拙文的批評。二〇〇三年，某人整理而署「錢鍾書著」的《宋詩紀事補正》（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）一問世，我就去買了一部。因為我知道，清人厲鶚的《宋詩紀事》是明確肯定《心史》的，並選錄了《心史》中《咸淳集》《中興集》的十首詩，錢先生既然為該書「補正」，就迴避不了這一點。《宋詩紀事補正》一到手，我就翻到卷八的「鄭思肖」，只見有按語寫道：「《咸淳集》《中興集》皆在《心史》中。以《鮑琦亭集外編》卷三十四《心史題詞》記厲鶚語觀之，蓋厲知其書非偽撰，故《紀事》採錄。」我大舒一口氣：看來錢先生也是「知其書非偽撰」的！

不過，隨後我便發現這部錢先生逝世後出版的《宋詩紀事補正》，很多地方是胡編亂來的，實在有負於錢先生。對此，我與其他學者發表過好幾篇批評文章。恍然大悟而悲痛的楊絳先生不得已，就只好請三聯書店於二〇〇五年另影印出版了有錢先生原批手跡的《宋詩紀事》，並改名為《宋詩紀事補訂》。我又查看了《宋詩紀事補訂》卷八「鄭思肖」，卻是並無錢先生一個字的批語！

那麼，上引《宋詩紀事補正》的那段按語，究竟是不是錢先生寫的呢？我思考後認為，那還是錢先生寫的。很多朋友都說，那位「整理」《宋詩紀事補正》的先生的水準實在太糟糕（江浙方言叫「搭漿」），是寫不出這樣的話來的。聽說，錢先生當時請他「整理」時，曾給他寫過不少紙條和信箋，想必那段按語就在其中。只是楊絳先生後來為影印《宋詩紀事補訂》向他索取，他卻不給，害得研究者看不到錢先生的那些手跡，真是可惜！

欣喜的是，近年商務印書館又影印出版了三大冊《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刻記》。我興奮地看到書裡有多處寫到了鄭思肖，其中至少有四處涉及《心史》，態度都是肯定性的。

一、第一冊第二八九頁，在抄錄方文《聞鄭所南詩》的「生憎地走人形獸，也覺春開鬼面花」句旁，錢先生批曰：「按，《心史·中興集·辛巳歲立春作》云：『地走人形獸，春開鬼面花。』」

二、第二冊第八二五頁，在提及韓偓《夕陽》絕句「不管相思人老盡，朝朝容易下西牆」後，錢先生的補註抄錄了《心史·咸淳集·春日遊承天寺》句：「不管少年人老去，春風歲歲闌闌城。」

三、第三冊第一八八九頁，在談王績《醉鄉記》時，錢先生抄錄了《心史·中興集·卷一·醉鄉十二首·其九》：「江湖初上玉船空，假道青州一水通。相去塵寰千萬里，不愁日夜不春風。」

四、第三冊第二〇二二頁，錢先生寫到洪亮吉《北江詩話》稱鄭所南詩「翻海洗青天」五字為「古今奇詞之冠」。[「翻海洗青天」為《心史·中興集·卷一·寫憤三首·其三》之佳句。

以上字跡，多可推測寫於錢先生晚年，特別是有一處還用了鋼筆。

因此，我的結論是，錢先生其實並非不喜鄭思肖詩的風調，上面他所引諸句就都是佳詩；而且，他後來對《心史》真偽的看法已經改變了原先的小心翼翼的態度。至於他的這種態度的轉變，是不是與拙文「當有啟發」有關，則是不敢說了。



錢鍾書故居

# 雨水掠去世界的色調

陳德錦

像病人額上的一塊冷毛巾，  
一片烏雲橫亘在城市的半空；  
止不住高熱，卻宣布這一日  
世界會變得單調和朦朧。

雨來時它撲向移動的傘子，  
像要吃掉一枚又一枚蘑菇，  
吞沒了黝黑、雪白和橘紅；  
夜了，再吃掉霓虹燈和公路。

挾著狂風推倒綠樹，用沙泥  
把本已污穢的道路染黃。  
世界也許將毀滅於火或冰，  
綿延的雨季把我們置於蠻荒。

我在房子裡久坐，忘記了  
飢渴，無意等待風雨的平靜。  
桌上一碟失去光澤的青瓜  
寂寞地飽脹了我的眼睛。

2008.6.8

## 雪在下

（遙遠的手搖風琴音樂）  
雪在下  
潔白，悠遠，混濁，  
掩埋著道路，  
撒滿了墳墓，  
雪在下……  
潔白，潔潤的星星！  
我如此熱愛你們，  
峽谷靜謐的客人！

遺忘的寒冷和愜意  
令心靈這般甜蜜……  
噢，潔白的星星……為什麼  
灼人、磨人的風兒，  
為什麼你打黑踏、  
沉重的思緒吹落  
幻想那潔白的光點？……  
猶如給墳墓撒下墳土？……  
為什麼把它們捐上田野？

如果已經入寐  
但非長眠不起，  
如果已經入寐  
只為了以後醒來，  
只要在蔚藍的天空下  
那新鮮、幸福、慈愛……

## 夢幻

這是影子融成一片，還是  
僅僅五月月夜中的影子？  
這是斑點，還是丁香花  
在這兒發白，向着膝蓋  
垂下？  
在五月慵懶的影子裡，  
這樣的輕狂和率易。  
我所愛的  
可是夢中的你？

貼近了丁香花，  
在月夜，五月的月夜下，  
我吻的是你的膝蓋，  
鬆開又攥緊了它  
在慵懶的影子裡，五月慵懶的影子裡？  
或竟花園只是月夜，  
五月月夜的一個夢幻？  
或竟我自己無聲的影子？  
或竟你只是我的憂患，  
親愛的，  
因為在月夜，五月的月夜  
我們不會相聚。

1906年5月16日-17日

註：英諾肯季·安年斯基（1855-1909）俄國白銀時代著名詩人，批評家。

# 安年斯基詩二首

俞士忱譯